

胡文輝 著

陳寅恪詩箋釋

〔增訂本〕 上册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胡文輝 著

陳寅恪詩箋釋

(增訂本) 上冊

廣東人民出版社

廣東人民出版社 · 廣州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陳寅恪詩箋釋 / 胡文輝著. — 增訂本. — 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3. 4 (2013. 6 重印)

ISBN 978-7-218-07250-0

I. ①陳… II. ①胡… III. ①陳寅恪 (1890 ~ 1969) — 詩歌研究
IV. ①I207. 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1) 第 155413 號

Chenyinque Shi Jianshi
陳寅恪詩箋釋 (增訂本)
胡文輝著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曾 瑩

裝幀設計:  亦可文化

題 簽: 王貴忱

責任編輯: 沈展雲 謝 尚

責任技編: 周 傑 黎碧霞

出版發行: 廣東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廣州市大沙頭四馬路 10 號 (郵政編碼: 510102)

電 話: (020) 83798714 (總編室)

傳 真: (020) 83780199

網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恆美印務 (廣州) 有限公司

書 號: ISBN 978-7-218-07250-0

開 本: 640mm × 970mm 1/16

印 張: 81.25 插 頁: 5 字 數: 1300 千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2 版

2013 年 6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

印 數: 1201—3200 套

定 價: 200.00 元 (上下冊)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 影響閱讀, 請與出版社 (020-83795749) 聯繫調換。

售書熱綫: (020) 83790604 83791487 郵 購: (020) 83781421

陳貞恪詩箋釋

王貴忱題





陳寅恪 (1890—1969)

序 一 羅 韜

文輝本嶽崎不賓之士，每引自由獨立之說，借爲射魁闢邪，奈不能暢其言而展其蘊，乃匡鼎杜門，筆說寒柳堂詩，豈解頤已也，乃發皇義寧心曲，並自寄其幽憂之懷。

義寧之籍在江西，情結同光，骨肉出於散原，而其詩不入江西之社，不作同光之體，不染散原之風。何也？以其輕於法而獨深於意也。故論結辭之古勁頓挫，原遜於錢萼孫；論構象之尖新獨運，或不如錢默存；論騁才之迴翔衆體，亦難匹饒固庵。而義寧之壓倒元白者，以其詩關乎天意，所寄宏深，傷國傷時，最堪論世。義寧常自比元祐黨家之子，而胸羅中古興亡之跡，撐持於天坼地解之際，獨立於禮崩樂壞之時；責己以文化託命之大，諷世在士節出處之微。故其詩秉國身通一之義，造今古交融之境，望之氣沈鬱，捫之骨嶙峋，史識詩情，盤屈楮墨。每讀之，未嘗不掩卷低迴，愀然而嘆：此變風變雅之音也。是中華文化至於將窮或衰之際，乃假義寧聲詩，以鳴其嶽嶽不就之志乎！

華夏百年，西風朔雨交凌，先由割地斬其元氣，次則改服移其國步，更而國學式微，極於獨尊西說，以俄爲師，治民如兵，以教統政。凡此，於義寧諸作，莫不激而有音。早歲《聞日本併朝鮮》詩，如海藏樓之精悍英發，意氣軒然；中年長調如《王觀堂輓詞》，具長慶體之流宕而沈摯過之；抗戰前後之七律，多在玉溪冬郎之間；晚年過嶺，失明贖足，感賦世

事，其微意可比韓昌黎之闢佛，庾詞則多於陶潛《述酒》，又如錢柳入清，摠懷婉曲。其詩豈餘事哉，皆蒿目而憂世之患，不能已於言者，一生歌吟，可作當代史論觀。於詞章則周濟所謂寄託，於書法則劉知幾所謂用晦；往往取瑟而歌，事遐意邇，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是詩史也，亦心史也。

玉溪之詩，元遺山有“恨無鄭箋”之語。而義寧之詩，則索解尤艱。昔義寧嘗藉評庾賦以自懸鵠的：用古典以述今事。又謂：“古事今情雖不同物，若於異中求同，同中見異，融合異同，混合古今，則造一同異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覺，斯實文章之絕詣，而作者之能事也。”是以解其詩者，苟不通今而識古，必墮目瞽。其中尤以釋今典爲註詩至難處。

自潛山余英時氏以義寧解錢柳之法，還治其詩，拈出今典，鐵函乍發，石破天驚。余氏之勝，在內證法，善以義寧之書證義寧之詩，辨其寄託，啓後來無盡門徑。此後解人繼起，聚訟紛紜，而文輝後出，加其邃密，得總其成。遍徵當年載籍，補孤文單證之偏，糾穿穴懸揣之失，言必有徵，證必多例，可謂以乾嘉之法詁今典。而更有進者，文輝於解詩之際，尤重“四慎”，以免詮釋過度：詩人運典固貴乎今古合流之境，則尤慎古典與今典之同異，以免乎以古套今之弊；一生議論有常偶間出之別，則慎一貫之見與一時之興之同異，以免乎以常滅偶之弊；選題詠物固以以小見大爲能，則慎社會大勢與個人殊遇之同異，以免乎以大蔽小、認家爲國之弊；詁陳尤以詩史互證爲要，則尤慎緣事而發之作與情辭相生之句之同異，以免乎以史滅詩、認文爲質之弊。同異較量，內外互證，闡釋循圓，語境還原。考史註詩，當通會之際，乃臻尚友斯人之境界。義寧所謂：“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而無隔閡膚廓之論。”庶幾近之矣！後來讀者，手此一編，得望表知裏，擴

毛辨骨，口誦其詞，心知其意，睹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世變曲折，人事進退，士心從違，亦於此見矣。義寧詩云，“後世相知有別傳”，其在斯夫！

嗚呼義寧，終生守獨立自由之義，極權不足畏，大眾不足從，史觀不唯物，文化不唯新。孤特卓立，雖千萬人吾往矣，知其不可而爲之。以史寄離騷之志，以詩行春秋之法，曾何意爲蘇黃，以作承平文章伯哉！而文輝註陳，又豈止於趙次公、任淵之爲坡谷功臣，當更近胡身之之註《通鑿》，以寄其微旨與孤憤。噫！是胡氏家法，皆善疏舊籍以開生面，施丹黃以加斧鉞乎！

序二 謝 泳

我的朋友胡文輝，去年把陳寅恪的全部詩都箋證出來，承他不棄，送我一部完整的打印稿。我在一年的時間裏，斷斷續續讀完了。今年八月間，我在北京的“布衣書局”裏亂翻書，偶然看到一冊舊稿本。書店的老板告訴我，此稿本是廣州中山大學羅孟韋（按：即羅倬漢）教授家裏散出來的，個別部分已被蟲蛀，但基本不影響閱讀。書店的老板胡同先生也是舊識，他每天都寫販書日記，今年三月間的日記裏提到過這個稿本，還特別提到其中抄了陳寅恪的詩。胡同的日記天天都在網上，看到的人當不在少數，據說文輝兄好像還問過他，但不知道為什麼沒有要下這個稿本。我想還是胡同沒有說清楚，如果文輝兄看到原物，我想他一定不會猶豫。不過現在這個稿本到了我的手裏，和到了他的手裏一樣。

因為那天我在北京有些空閑時間，就在書店裏把這個稿本細細看了一遍。在舊書店裏選書，有時候不能說得太多，也不能顯得什麼都知道，也就是說，看到有用的東西，也不能激動。這個稿本裏至少有三四個人的筆跡，其中有一個人的字，我認為特別好。胡同說這是廣州羅孟韋家裏出來的，我認為大體沒有錯，其中一個證據是稿本裏還夾了一張手抄的陳寅恪的舊詩，稿紙用的是“廣州市漢民北路李同記文具印務局發行”的舊稿紙，我看字跡有些像陳寅恪夫人的，但不敢確定。我到網上查了一下這個地方，知道是早年廣州印務較為集中的地區

之一。稿紙所用年號還是“中華民國”。

這個稿本主要抄了六個人的詩。這六個人都與陳寅恪家或者與陳家及近代中國詩壇有關係。起首是歸莊的《萬古愁曲》，接着是“蟄庵”詩錄。“蟄庵”是近代嶺南名詩人曾習經的號，稿本主要抄錄的是他的詩，個別處有點評。然後是范伯子。范家與陳家有姻親關係。第四個是柯劭忞，第五個是嚴復，有較多的評註。第六個就是陳寅恪。可見抄者的眼光極高，所抄錄的近代名詩，與陳家的趣味非常切近。

一般地說，這個稿本沒有太大的意義，雖然字寫得很好，但可惜不是名家抄錄。稿本裏抄錄的陳詩，我都曾見過。清華和三聯的本子裏都有，從這個意義上看，稿本的價值也很有限。我要下這個本子，主要與陳詩的標題問題相關。

陳詩生前並沒有完整出版，後來的詩集是陳的家人根據陳夫人的抄本和朋友間的流傳整理而成，所以陳詩標題並不統一，因為許多詩是從別人的年譜和日記裏抄來的，所以常常有些差異，特別是有些詩題的改動，其實有豐富的時代內容。

我認為這個稿本有些意義，就是因為它是陳詩早期的流傳本，又因為是廣州中山大學教授間的傳抄本，所以更接近陳詩的原貌，特別是稿本中還有個別字的改動，與現在通行的陳詩略有不同，所以具有研究價值。

稿本第一首詩是《乙酉八日聽人讀水滸新傳感賦》，通行的標題為《乙酉七七日聽人說水滸新傳適有客述近事感賦》。

第二首《題雙照樓集》，通行為《阜昌甲申冬作時卧病成都存仁醫院》。關於這首詩，胡文輝的解釋非常豐富。標題的改動有複雜的原因，這個稿本是陳詩原題，可證明文輝兄的許多判斷。

第三首《感事》，通行為《癸未春日感賦時居桂林雁山別墅》。

第四首《南朝三十五年春在倫敦將回國》，通行為《南朝》。

第五首《倫敦病院中聽讀英文天橋小說其中述及光緒戊

戊李提摩太事憶壬寅歲與先兄等東遊日本遇李君於上海李君語曰君等世家子弟能東遊甚善故詩中及之非敢以烏衣自況也》，通行爲《乙酉冬夜卧病英倫醫院聽人讀熊式一君著英文小說名天橋者中述光緒戊戌李提摩太上書事憶壬寅春隨先兄師曾等東遊日本遇李教士於上海教士作華語曰君等世家子弟能東遊甚善故詩中及之非敢以烏衣故事自況也》。

第六首《大西洋舟中記夢》，與通行標題同。

第七首《除夕北平》，通行標題爲《丁亥除夕作》。

第八首《戊子三月十九日清華寓園海棠下作》，通行爲《清華園寓廬手植海棠戊子陽曆三月廿五日作》。

第九首《感事》，通行爲《報載某會中有梅蘭芳之名戲題一絕》。

第十首《答葉公綽》，通行爲《葉遐庵自香港寄詩詢近狀賦此答之》。

第十一首《人日》，通行爲《庚寅人日》。

第十二首《有感》，通行爲《經史》。

第十三首《庚寅仲夏友人繪清華園故居圖見寄不見舊時手植海棠感賦一詩即用戊子春日原韻》，與通行標題同。

第十四首《庚寅廣州七夕》，與通行標題同。

第十五首《庚辰暮春重慶夜宴歸有作》，通行爲《庚辰暮春重慶夜宴歸作》。

第十六首《霜紅龕集有望海詩云一燈續日月不寐照煩惱不生不死間如何爲懷抱感題其後庚寅殘冬一九五—一月》，通行爲《霜紅龕集望海詩云一燈續日月不寐照煩惱不生不死間如何爲懷抱感題其後》。

第十七首《中秋庚寅廣州》，通行爲《庚寅廣州中秋作》。

第十八首《題洗玉清琅玕館修史圖》，通行爲《題洗玉清教授修史圖》。本題共三首。清華版《詩集》無第二首，本稿

中有，刪除原因是因爲此詩對范文瀾和他的《中國通史簡編》很不客氣。張求會較早注意到這個問題。此稿本有存真的意義。

第十九首《題吳三立詩》（一首），通行爲《己丑除夕題吳辛旨詩》（兩首）。

第二十首《文章》，與通行標題同。

第二十一首《寄瞿兑之》，與通行標題同。

第二十二首《寄北》，通行爲《改舊句寄北參丁亥春日清華園作》。

第二十三首《送朱少濱教授退休卜居杭州》，與通行標題同。

陳詩無疑是中國現代文化遺產中的重要內容，它在文學史和思想史上的價值越來越爲人注意。陳詩跨越的時代是中國社會發生重大變革的時期，它的意義相當豐富。陳詩的流傳過程中，也包含了時代變革的因素，所以雖然是一般的抄本，但它的文獻價值還是顯而易見的。

文輝兄的著作出版在即，我用這篇小文章記錄我們的友誼。

2005年10月11日於太原

序三 張求會

文輝的《陳寅恪詩箋釋》快要出版了，他約我寫幾句話。因為我這些年也在作一點義寧陳氏的研究，又提前看過此書的初稿，這纔壯起膽子答應下來。想說三個問題。

一，義寧陳氏數代皆能詩擅文，為什麼偏偏陳寅恪的詩特別需要箋註？

從陳寶箴的父親陳偉琳算起，至陳寶箴的曾孫陳封懷、曾孫女陳小從，確鑿可信的詩人至少有五代，詩文世家絕非浪得虛名。五代詩人當中，詩名最盛、作品流傳最廣的當然要數陳三立。陳寅恪的詩作，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即便是在家族詩人群中也稱不上最有代表性，偏偏是他的詩最需要箋註。

解釋這個問題，不妨先打一個不一定恰當的比方：陳寶箴之詩，堪稱政治家之詩；陳三立之詩，更似文學家之詩；陳寅恪之詩，則是史家之詩。史家之詩，所謂“詩史”也，原本不以胸襟氣度見長，也不以詩情文采取勝，詩人自己和後來人更為看重的都是隱藏在文字背後的内容。雖說陳寅恪在民國年間的詩作因為時過境遷，今日需箋註方能通解，但可以肯定的是，假如沒有最後二十年（1949-1969）的奇特遭遇，大部分陳詩完全可以不必添枝加葉——即使要作箋註，難度也會小很多，爭議也會少很多。一句話，這最後二十年既是陳氏晚年詩作形成的直接基礎，也是為之箋釋的主要原因。

將陳寶箴、陳三立、陳封懷與陳寅恪稍作比較，或許更能

說明這一點。這四代人雖然都曾身逢亂世，但其實頗有區別——

陳寶箴崛起於政壇之際，外患大於內憂已成定局。如何擺平維新派內部激進與漸進的矛盾，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為挽救民族危機留一片希望之土，理所當然地成為陳寶箴最大的人生目標。寫詩作文是陳寶箴在緊張的政治鬥爭之餘發抒胸臆、放鬆神經的工具，當然也是融合官紳階層、“做政治思想工作”的道具。相信陳寶箴怎麼也不會想到，自己的孫兒會因為寫詩而飽受猜疑和攻擊。

陳三立晚年的詩作，牢騷不斷，憂患不絕。他的詩公認很難讀懂，一是古典既多且冷，二是包藏了不少今典。但學宋詩的誰不用偏典僻典？作詩填詞的又有誰不影射時事？更何況從來沒有人告誡陳三立“這些可以寫，那些不能寫”、“應該這樣寫，不能那樣寫”。把詩寫得不那麼好懂，純屬個人自願，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力避俗熟”。相信陳三立也不會想到，兒子寫詩的自由居然會受到威脅。

陳寅恪的生存壓力，比他年幼十歲的侄兒陳封懷應該最有體會。作為一位道德文章無愧先世令名、堪稱後世表率的著名植物學家，陳封懷在1949-1969年的遭遇和表現，同樣令人尊敬、令人同情。但細心的人不難發現，陳封懷在應對世俗上與陳寅恪還是有着十分明顯的差異。

完成義寧陳氏最驚世駭俗之舉的重任，冥冥之中似乎早有安排——此舉誠非陳寅恪莫屬。傳統士人的堅貞不屈與現代知識分子的特立獨行，畢竟在陳寅恪身上得到了罕見的統一。陳寅恪詩之所以佼佼於家族、超絕於塵世，應該根源於此。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詩作居然也要箋註，這本身就是一種歷史的諷刺（當然，舊體詩需要箋註還有一大重要因素，那就是舊體詩在形式上尤其是精神上的斷代。此處暫且掠

過)。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人爲之箋註，絕非爲了還歷史一個諷刺，而是包含了無窮的深意。在我看來，弄清楚陳詩影射的具體事實固然十分重要，但由此了解作者不得不隱晦曲折的苦衷，可能更有意義。推而言之，探尋一番郭沫若們在同一時代創作、編選“紅旗歌謠”的心態，其實也有異曲同工的價值。

二，陳寅恪詩作到底有沒有“暗碼系統”？

陳詩承載了太多的詩歌以外的信息，可惜受制於特殊的環境，這些信息往往添加了密碼，使讀者無法輕鬆自如地獲取、利用。研究陳詩最有影響力的余英時氏認爲陳詩包含了一個“暗碼系統”，贊同者大有人在，譏諷者也不乏其人，最爲尖銳的批評是直斥爲“走火入魔”。其實，託古諷今、影射現實、借題發揮、隱辭曲筆等等，既非陳寅恪首創，更非陳寅恪獨擅。對他來說，晚年作詩其實也是在作史，何況作詩遠比作史快捷！選擇舊體詩，是因爲最適合自己，除了技巧、手法上的便利之外，更是身份、情感上的相稱。陳詩的所謂“暗碼”，說到底也還是舊體詩“暗碼”傳統的延續和發展，祇不過破譯別人的舊體詩“暗碼”，一般來說沒有太多的顧忌，而解讀陳詩則多了許多技術以外的掣肘。

就數量而言，現存於世的陳詩尚不滿三百首，而且並非每一首都暗藏機關；即使是那些公認藏有玄機的詩作，也往往源自一時一事的觸發，彼此之間很難說有什麼必然的聯繫——竊以爲陳詩雖有“暗碼”，但難成“系統”。

三，箋註陳詩最大的難處是什麼？

根據我的淺見，最大的難處既非古典之生澀奧衍、惡俗惡熟，也非今典的疑雲密佈、顧忌重重，而是箋註者自身的杯弓蛇影、草木皆兵。因爲箋註的是陳寅恪的詩，作者身份的特殊性以及創作時代的荒誕性，很容易誘使箋註者步步爲營、處處設防，難免會明處生暗鬼，使原本簡單的問題轉而複雜化。

姑且舉一個類似的例子。陳寶箴之死，到現在還有人不吝筆墨地發覆索隱。除了將宗九奇多年前提供的那條孤證翻版重鑄之外，論者往往又對陳三立詩中的某些典故強作解人，但每每難以令人信服。至於繼續將陳三立在父親死後異乎尋常的哀痛之辭當作證據的做法，實在有些令人無可奈何——如果“禍延顯考”、“罪孽深重，不自殞滅”、“通天之罪，鍛魂剝骨，莫之能贖，天乎痛哉”之類的舊時套話也要較真，那麼今日悼詞習見的“永垂不朽”也就真的管用了。

2004年12月28日改定

目 錄

上 冊

序一（羅 韜）	1
序二（謝 泳）	4
序三（張求會）	8

1910 年（宣統二年庚戌）

朝鮮亡國

庚戌柏林重九作	1
---------------	---

1911 年（宣統三年辛亥）

易卜生與比昂松

追憶遊那威詩	6
--------------	---

意土海戰

己亥秋日遊 Les Voges 山，迷失道，抵小驛，候 汽車久不至，作此寄慎、蔗、侗三公	11
---	----

瑞士雪山奇景

宣統辛亥冬大雪後，乘火車登瑞士恩嘉丁山頂作	13
-----------------------------	----

1912 年（民國元年壬子）

清室遜位

自瑞士歸國後旅居上海，得胡梓方朝樑自北京寄書 並詩，賦此答之	15
---	----